

事言要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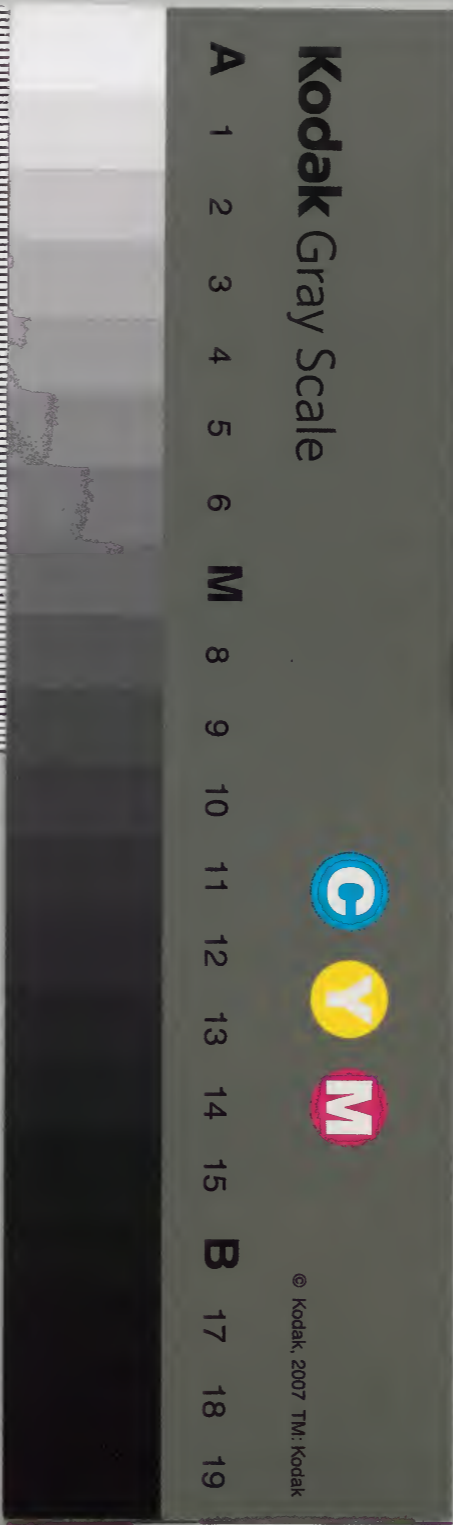
一

居處
殿樓臺

頰項	肥瘦	體貌	美丈夫	美婦人	貌醜	長
手足	頭面	耳目眉	鼻口	舌唇齒		
腹	肝膽	三尸	三焦			
影乳	恩怨	禍福	疾病	哀逝		

事集
二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0
	冊數	21	(12)
	函號	367	3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色視而不辨為何色聲聞而不辨為何聲學者何可以

識此多事

文庫

保養不外乎日用內經有曰飲食男女之慾人當順時節攝

勿使過焉經曰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精神內守病安

從來故能盡其天年東垣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

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只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

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

給也

飲食論曰人知飲食所以養生不知飲食失調亦以害生故能

消息使適其宜是謂賢哲防於未病凡養性之道例不欲苦飽

食後便卧及終日穩坐皆能凝結氣血令人患肺痿頭痛痞滿

之疾食飽不宜速行走馬登高涉險恐氣滿而激致傷臟腑之

疾不宜夜食恐脾傷氣滯脾好音樂聞聲即動而磨食日入之後萬響都絕脾乃不磨食之即不易消損胃不受穀氣多吐轉為翻胃之疾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常欲令飽中饑饑中飽為善食熱物後不宜再食冷食冷物後不宜再食熱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多則隨其臟腑各有所損故鹹多傷心則脉凝澀而色變甘多傷腎則骨內痛而髮落辛多傷肝則筋急而爪枯苦多傷肺則皮稿而毛拔酸多傷脾則肉脈軟而唇揭為害如此故上士淡薄其次中和此飲食之大節也酒飲少則益人過多則損人氣暢而止可也飲少則能引滯氣導藥力潤肌膚益顏色通榮衛辟穢惡過多而醉則肝浮膽橫諸脉衝激由之敗腎軟筋腐骨消胃久之神散魄冥不能飲食獨與酒宜去死無日矣酒後不宜飲冷水冷茶被酒引入腎中停為冷毒腰膝沉重膀胱冷痛水腫消渴攣蹙之疾作矣酒後不宜風中坐卧袒肉操扇此時毛孔盡開風邪易入四肢不遂之疾作矣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其此之謂乎暴喜傷心暴怒傷肝暴恐傷腎過哀傷肺過思傷脾謂之五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謂之五勞所傷

郭伯康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右攝生

豫章旅邸有題云頌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葛繁大觀中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舖中見一靴是其父塋時物詰之舖云適有官人携來脩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二里度力不可及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為繁其子後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燈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乃有利益

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李謙曰陰德猶耳

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

諸佛曰顧我受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厚廣濟一切人

元處士王紹汶示其子孫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為之害人之事雖戲謔中一念不可發

右積善

心性

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管子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

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
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
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
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
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
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
四海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
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
理嗜欲克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

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 人能正靜者筋脈

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
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
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
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莊子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
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崔瞿問老聃曰安滅人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

上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剛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
悅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倚
焉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為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又萬惡不可制於靈臺注心為神靈之臺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
勃志也容動氣意色理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
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正正
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荀子耳自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
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淮南子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邪氣
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樞機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

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附而毛修之哉

釋名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於心也元命包心者火之精

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

傳子心有管籥須言而發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劉子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烟冰之於水火也烟生於火而烟

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

情消祝子小言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
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二

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
與天遊此亦塵世舟丘震旦淨土

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異苑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於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尹知章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獨異志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遇疾而終

太平御覽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田糞不過苟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朱子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是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讀書錄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體貌

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泣下以其後得大魚而棄前之所得魚喻復得美人而棄已注魏之倖臣長孫佐輔古宮怨云重遠豈能慙沼鵠棄餘方見泣前魚安陵君以色美得幸於楚王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獎席寵臣不敵軒

史記張子房不知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得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鷄鶡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侍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幸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漢書莽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馬漢書董賢字聖卿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與上卧起常晝寢偏籍上衣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衣而起其恩愛至此

後漢書陸閔字子春吳縣人暢之子也世為族姓篤行好學明有令德欲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建武中為尚書閔姿容如玉昔者越布單衣光武升臺見而備之嘆曰南方固多佳入自是常敕會稽縣獻越布焉

世說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群姬齊出亂唾之

委頓而還

安仁與夏侯湛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畫墨時謝鯤風鑑為江

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魏明帝使

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謂蒹葭倚玉樹

桓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

稱之曰溫鬢如反猬皮眉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

一流人

晉志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

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

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道長安堅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

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

絕多生怨曠

梁武帝嘗曰朱异器宇弘深神表峰俊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

海千尋窺映不測

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武定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

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

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南史孟顓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語林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

號為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調為翰

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蓋若薛調乎

唐崔瑄傳崔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子遠文采清麗風致

整後人皆慕其為人目為釘坐梨言為席上之珍也

吐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旄京師

咸重之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

趙逢仕唐及梁卒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玉界尺

文粹王義方彈李義府疏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遂階通達

韓子彌子色衰愛弛

危言晉人重容觀以故負美貌能清言即雍容至顯位然所推

重無如衛洗馬叔寶如所云少時乘羊車入市觀者傾洛

誰家玉人後渡江至建康年二十七矣尚為人看殺其次則杜

弘治右軍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有人以此

叔寶又曰衛玠神清杜又膚清一時品藻若此至於何晏裴楷

王衍潘岳王濛之徒皆以美貌聞豈一時好尚之至造物亦遂

移嚮耶

石美丈夫

方言美女為媛娃婿寵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

曰婿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寵故吳有館娃宮

秦有漆娥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

曰姝自閔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為寵美色為豔美心為

窈奕傑容也宋衛曰傑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通俗容麗曰媚形美曰嬌容媚曰媚南楚以好為娃肥骨柔弱
曰嫫娜頰妍美曰嫌媚容貌曰嫫

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
愛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饜念類無藝謂之封豕有窮
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

叔向欲娶於巫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
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姝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大有敗也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
公強使取之生伯子狼子野心竟滅羊舌氏

國語驪姬者國色也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
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如其色必授之
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

魏策魯君舉觥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登徒子以好色短宋王於楚王
宋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里

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
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玉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嫣然一笑惑
陽城迷下蔡

史外戚傳尹夫人邢夫人同時并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
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數十人
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

言之對曰觀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邢夫
人衣故衣獨自來見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
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雜事秘辛建和元年保林吳妯與中常侍超詣王商第商女
女瑩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掛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
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
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髮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
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
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
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經銷豐研底平指歛約縑迫袜收
束微如禁中妯令稱謝皇帝萬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萬年

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竅私足
諸過

後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
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看色如望遠山臉際常如芙蓉肌膚柔
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司馬長卿之才而越禮
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
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誅傳于

世南威青髮妖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而
陽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詰以廣智

魏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騰
陳書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鑒特

聰慧有神彩進止閑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

隋遺錄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帝迎輦花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有書其柔麗移時不去願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饑矣時越溪進濯光綾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他姬莫預也

梅妃傳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

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天寶中天下無

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點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卮言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築之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媯晉獻公之驪姬秦穆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閻嫪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后江姬皆在官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嫱孔父妻徐吾犯妹夏徵舒母邾婁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官掖則

戚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
夫人鈎弋夫人麗娟王昭君趙后飛燕趙婕妤合德陰后麗華
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衣陳巧笑趙夫人潘夫人鄧夫
人朝姝麗居洛珍潔華二喬兩揚后胡嬪芳殷淑儀潘妃玉兒
馮小憐張麗華孔貴嬪陳宣華蔡容華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
吳絳仙武惠妃楊太真王才人刁周后兩劉妃閨閣則秦羅敷
顧夫人江無畏曹洪女李勢女樂昌公主無雙先行則卓文君
鶯鶯非烟號國夫人秋夫人達奚盈盈姬侍則馮方女絳樹翻
風綠珠宋瑋張靜琬孫荆玉徐月華脩容豔姿雪兒阿劉紅拂
紅綃薛琤英寵姐紫雲女寶鮮愁名妓則霍小玉李娃楚娘夜
來杜常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

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酸士所獲寧堪上駟哉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仔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
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
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
之然則虞號之君一好內一好外也

右美婦人

莊子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為脅

魏志王粲容狀短小有異才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
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法琳云陽文與醜茂爭
麗孟姬與隴廉乾研

南史陸驗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問里以驗為生犀昔玉池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鼻艷婿乃求婚此婦不肯迎

顧遂西往市無價名香而燻之乃還入其室婦既醜豈知分香臭哉

本事詩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耐之曰索頭連背

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

此嘲曾不為皇后耶唐盧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

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

士不見用鷹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朱晉王翼公欽若貌疎瘦舉止山野

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中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

恐不免事不遠矣劉伶身六尺貌甚醜怪而悠悠忽忽土木形影

紀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女而有淑德奏上德之

周游行時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蓋護于道以時祭之

因以嫫母為方相氏劉子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其美之麗容陳侯悅教給之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

長指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

無所容入衙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宣王方宴於漸

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

銜齒謂有四殆宣王喟然而嘆納之為后宋玉登徒子其妻蓬頭學耳

哀時命璋珪雜於甌窶隴簾與孟姬同官注云隴簾醜婦也孟

姬好女也

徒子悅之使有五子

行醜僕又齊且痔登

世訖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家人深以為憂
會桓範至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
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
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
百行君有其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
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右貌醜

穀梁傳文公十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
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
九趾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防風氏骨節專平冲尼云雋備
之然之極也
蓋言三丈也

吳越春秋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
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
有勇壯之氣

前漢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
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
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箸食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
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
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射姚期薦於光武在事
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哉吏也後歷官司

徒號稱任職勤毋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毋也

祖冲之述異記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

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

泛溢滿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是跡

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健嘆曰履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

見定不虛也乃赦之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

續突堅志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

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幾前

司河岳王版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

八十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餘皆衣帛從此

以東千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

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右長人

列子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神異經西海之中有鵲國男女皆長七

寸自然有禮好經論堯拜壽三百歲行

人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鵲鵲遇吞

之上壽三百歲在鵲腹不死而鵲一舉千里

荀子帝克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

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入據楚誅白公定楚

國如反乎耳

史記孟嘗君之趙趙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

耿小丈夫耳

說苑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

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在清靜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博物志齊桓公獵得一鵠宰之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魯齊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噉中遊長三寸三分

狐駟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邪

魏畧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晉書山濤字子淳字子玄允字淑真並少在病形甚短少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在陋不敢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在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論者奇之

續世說桑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秦王慕容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右短人

說文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

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腴紫紂無道肥膚三尺

韓非子子夏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魯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

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左孟武伯惡郭

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晉書王戎子綏字萬有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

兖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淵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陳留文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常侍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廬陵太守羊聃曼以狠戾為獯伯蓋擬古之四凶

三輔決錄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筭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異苑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學武秋豐肥肉潰膚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笑林趙伯翁肥大夏日醉中卧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子入校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瀾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潰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李子也

唐書韓休為相峭直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玄宗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前何不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澠水燕談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網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剥

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洪嘗
朝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淇望月叫三聲

右肥瘦

頭面

釋名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說文首頭也顛頤顛頤

顛大頭也顛小頭也

紀事揚巨源在元和間旦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

元命包頭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

尺二寸

晏子景公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徒稱無罪公問晏

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

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

吳越春秋眉間尺迤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

曰是也吾能為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

念何所用耶客曰頃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

賞之即與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

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

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

乃分其湯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家也

世說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清朗

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

給弱者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後世祖云筆公必不與朕

晉書甘卓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

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蒼梧太守吳臣照鏡不見其頭步騰斬之

錄異傳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

所殺失頭雍馬上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

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

然無亦佳言畢遂死

黃庭太一流珠安崑崙子欲不死脩崑崙注頭為崑崙又頭為

高臺腸為廣野腦神經振字泥丸

說文面頰前也頰眉目之間也頰面不正也頰短面也頰面黃

也頰面瘦淺頰頰也赧面赧赤也

靈樞經諸陽之會皆在于面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

皆上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黃庭經靈宅既清玉帝游面為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

所居故為宅大洞經云面為尺宅或為尺澤字七發太子陽氣

見于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注大宅面也

荀子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眉廣三寸鼻

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吳志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檢

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

驢賜恪

晉書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

面有疵點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宋書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士樗蒲賭官李安人五擲皆盧

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龍川志畧蘇子由面有瘡高安丐者趙生謂子由曰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梳水以灌溉子骸經旬諸疾可去子由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

東都筆錄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萋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萋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萋其如予何

耳目

列子老子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使士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而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文子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說聞且聾人道不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

凡聽者將以達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學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鶡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也

抱朴子老子耳有三門長七寸

元命包耳者心之候九華真妃曰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安

有决牖之術黃庭經耳神空開字幽丑真誥曰嬌女耳神名嬌女窈窕翳霄

長沙香舊傳太尉劉壽少遇相師曰耳為天柱今君耳有城郭

必與家邦樊氏相法耳門不容麥百歲相書耳門小富而愜

蜀書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

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目見其耳

定命錄汴州節度使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

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

也上悅之

太平廣記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錄申天

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寢覺額癢果生一

耳尤更聰俊時號為三耳秀才亦呼為雞冠秀才者後漢書珠歷詹耳其

梁師耳垂有三寸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

朕耳冷不知有卿北史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挾頭巾令深相耳人學

之名為許公栢勢

志林蘄州龐君安常善鑿而贖與人語曰須書始能曉東坡笑

曰吾與君異常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晉殷仲堪

父師常患耳聰聞床下幾動謂之牛聞

迂叟集世之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或駭之叟曰衣冠所以

為容貌也稱體斯美矣乃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衣之豈非以

耳視之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乃取果餌而刻饌之

朱綠之以爲繁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釋名眉媚也有斌媚

黃庭經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文王虎眉孔子眉十二彩

襄陽者舊傳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唐書袁天綱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復過目

文才振于天下

抱朴子有古強者自云已四十歲見克舜禹湯說之了了世云克眉八彩不然也直兩眉頭甚

豎似八字耳

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元命包舜重瞳子是

謂慈原上應攝從下應三元又目者軒之使孔演圖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孔叢子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退長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

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韓非子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

曰有人見君則眇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眇兩

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謂欺人瞽也君奚怨

乃弗殺

史記越王無疆與中國爭強址伐齊齊王使人說于越王越王

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如目之見毫

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夫計不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與盧杞論事帝前杞目禁輒止韓建謂朱温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

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

籍作白眼喜不憚而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

青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讎

世說王戎形狀短小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裴令公有倚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梁書梁湘東王暕一日於江東泛舟有樂功曹劉諒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

北史王肅弟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若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鬚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魏書楊逸為南秦州刺史為政愛人尤憎豪猾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

南史徐陵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仙書眼方者壽千

唐書李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宿衛

酉陽雜俎武攸緒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賀知章見李泌曰此稚子眼如秋水必拜卿相

侯鯖錄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王荆公

云道家以兩肩為王樓眼為銀海坡曰惟荆公知此

楊雄謂楊眉曰楊衡

謂目瞳子曰清虛

畫墁錄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既覺眼色深碧後有善

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貴氣柰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朝野遺記和議成顯仁后欽宗后將還欽廟挽其輪曰瑞之第

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

能卻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

間所見大異不久后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

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

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

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后曰

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朱仙觀足矣後言

果然

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

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真誥眼者身之鏡視多則鏡昏妾有磨鏡之石鮑溶詩謂淚為眼泉

黃庭經眼神明上字英玄神回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

鼻

列子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公羊傳邾婁人執甄子而用之社蓋印其鼻以血社也

三輔故事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

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紙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

開陛下體冕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長沙耆舊傳太尉鄧壽少遇相師曰凡鼻為氣戶君鼻大貴之

象也

世說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

而弗及或掩鼻以效之

康僧淵目深而鼻面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

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朱元晦鼻息箴鼻中有白我其觀之

昔舊傳鼻為氣戶備有觀想法鼻端觀白謂之端觀

坡詩且令鼻觀先參

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

如百虫蟄氣氣開闢其好不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

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

鼻神玉壘字虛白虎通鼻者通之

真誥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

邪根一名鬼臺也

口舌

說苑袁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母取揖者無取健者母取口

銳者

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

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疇其藥更為含食意

遂解

晉書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

五代史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舌死爾不

可不思因引錐刺若弼舌血出戒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則若弼之刺舌不如磨甕堅之絨口也史廊生祥三寸舌下齊七

十城楊子

後周書鄭偉性吃當逐鹿於野失之過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

唐書宋之問天后朝來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軀憤口過謂口臭也

焦遂口吃見客不能言醉後對如注射時謂酒吃杜詩焦遂

五斗方卓然

老子方口孔子海口子貢山庭斗統

南唐書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風生聽者

忘倦

王泉子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某導答詞語一出榜元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口吃意本言稜等登科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翌日友人戲曰聞君善等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等聲耶

廣五行記孫休時烏程人因疾愈能響言聞十數里外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

宋書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謂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齟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往見之謂之曰

穀有巨穀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今先生雖不恃人之有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穀也張協七命鑽屈穀之穀解疏屬維乘間嘗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今薦紳中與之談之拘

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尹氏內解口

元時持節數突厥背約隄而引還太宗賜書知公口伐可汗

養生經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釋名舌洩也舒洩所嘗言也

元命包舌之爲言遠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

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淪入嗑內者長四寸

鉤命决侍尼舌理七重陳机授度

說苑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弟子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

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吳錄沈友字子正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又辨於口每

所至衆人皆默莫敢與爲對或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宋書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後夢老

君剪

傳燈錄問立胤出牧丹丘豐于禪師謂曰若到任謁文殊普賢

在天台國清寺執爨洗器寒山拾得是也胤至寺訪之二人在

厨圍爐笑語致拜二人連聲叱咄寒山執胤手曰豐于饒舌

唇齒

釋名唇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

亡齒寒
亡命包唇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外有限故曰唇

晉書魏詠之字長道生而免缺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
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
撫言方干為人唇故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隱居鑑湖又性好
侮人嘗與龍丘李之海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
點鹽軍將喫酒點醋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
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鮮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袴
說文亂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七月生齒七歲而亂
世說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
此敬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抱朴子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永不動

三國典畧齊太上主生齟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實對太上
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
悅而賞之

唐書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李
敬仁賀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為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
仙之誣還年而輔車不虧却老而鬣犀仍出

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大寒因取以飲
果老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及寢頃視齒皆焦且齧以鐵如意
擊墮之取藥傳其齧良久復生

世說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
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
任達不已
幼與折齒

韓退之落齒詩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
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

髮頽

左傳齊侯田于宮廬蒲髮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
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
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史記藺相如至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拾遺記張儀蘇秦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
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以竹寫之

左思白髮賦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閭
閻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謨其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

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瞑目號呼何我之

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

良才見異不以烏髮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一老歸周周

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

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

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盧仝梅銘人之有髮者旦旦
思理有身有心者朝不如是

齊紀廢帝昭業年五歲戲床前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

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

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教之女也后生而髮過頸三歲與
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官中

大中遺事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禁中問道術能散髮箕

踞用氣攻其髮條條如鐵線直 酉陽魏時有句驪容善針取頭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

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雜俎 信都蘇氏巨室有十女擇良婿張文成往蘇曰子雖有才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黑小必貴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

原化記 建中末生何諷嘗買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

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

釋名 口上曰髭髭安也為安容之美也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傍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玄宗每嘉之文樹髭生頤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朝之

左傳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瞽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世說 鍾毓兄弟盛飾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

涇寺維摩語像鬚為中宗樂安公主取鬮百草



宋史宣和六年都城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

度為女道士李光進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

宋書建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類師

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體

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路以為歡笑任城

王章討烏桓有功大祖將其鬚曰黃鬚兒大奇吳朱桓屯濡須

繼祖之桓曰當遠去頭一柝陛下鬚口臣今日真謂柝虎鬚

秦少游答裴仲謨摘白鬚行仲將通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

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况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

秋興賦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頰頰

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頰食也動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

人也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頰

頰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

世說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

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

勝永安時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瀉山寺性耽吟咏而頰

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中同時

宋史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

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問一日立朝項上

腫如奉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王欽若項上有瘦人稱之曰瘦相趙文敏公風瘡滿面李國用望見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

過江僅見此人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如其言

手足

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掌言可以排掌也

左傳楚侵鄭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爭之正於伯州犁犁曰

請問於囚犁上其手曰此為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

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芻焉

子賤借善書者一人使書從傍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劫書又引之書者辭歸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

回瞠若乎其後矣夫子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臂並立也

猶輔象仰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如掌我手握戶是謂平道子游

手握文雅是敏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

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荀子有子惡卧而焯掌齊竟陵王頌有子刺掌修名立

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

不足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

上載記初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

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

下寧雖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厭卿老奉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三國典畧梁劉之遴字思真文範先生亂之子也博綜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異苑陶侃左手有文且達中指至上橫節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獨異志隋文帝朱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僧起賀

曰無左手者獨奉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

昌下三十里

魏恭帝爾朱榮也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甲節及覺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曰夫瘦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唐書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離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

引之長尺餘

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重五斤

涉筆春秋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疏成季唐叔

亦有手文曰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

虞作魯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唐王穀贈蒼溪王明府題云有

文在手曰長生其詩曰執手長生在人皆號地仙水雲真遂性

龜鶴定齊年不知其壽竟何若也

釋名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

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左傳齊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穀梁傳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衛謂之輒孟繁之足不良于行史子若端

駮注此曰

漢書宣帝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

世說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馬與語大悅以其蹇疾纔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

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晉書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

州敗

代辭編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

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第恐以詩而誤

他人也

梅侍讀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拊其足而言之曰是中有鬼令

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披沙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予考漢事

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為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

予彎一的證也墨莊漫錄謂始宵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

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為疑不知古人但不多

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裹脚豈得為纏左券

哉樂天但言跌如春研而不言尖如春筍李白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即東昏王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

腹 志林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瘠日日饑

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嘆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肝 樂動聲儀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

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

膽 明膽論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

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嵇康謂明膽異用不能相生明以見事

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達理失機

腸

白虎通小腸大腸乃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有分

理腸亦大小相承奉也腸為心肺生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

三尸

中山玉櫃經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虫人之生也

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虫為之大

害常以唐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鬼

昇于蒼天魄入于黃泉唯有虫尸獨在地上遊走上尸名彭倨

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為物

常居人脾上尸彭倨名青服中尸彭質名白服下尸彭矯名赤

口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

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

還家實非亡人靈也

三焦

梁丘子黃庭經注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實

蓋心肝肺三臟之上係管之中為三焦故中黃經云肺首為三焦當其所也又焦者熱也言肝心肺頭焦熱之義

骨

世說桓溫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溫

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為彊

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耀光等

血

禹堙洪水殺相毓其血腥梟不可生五穀以其地

為臺相毓一名相仰

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兩長老相傳云孝婦名

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

頭煞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

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

後山談苑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燥故象之二

乘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鱉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壯蠟固氣蚌子益血盖蛤屬惟蚌有血

髑髏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顧見髑髏說文頂也廣雅類顧謂之髑髏

於是伏軾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子將被堅執銳弊三

軍乎將嬰茲固命疾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

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倘托夢以通情於是厲響

而言曰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歸於道身以無形

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莊子彌體見夢曰夫死無君與

上無臣與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滄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

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反子形骸於

是彌體長呻廓堦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

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

勞而我之好逸子則幸矣余將歸于太虛

明道雜志呂與叔長安人語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彌體

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為盛族

後其家析居爭彌體遂各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張文潛謂之

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鬼魄

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

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胃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敵邑之卿政從三世矣鄭雖無腴柳諺曰藁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繁矣其族又大所馮

厚矣而強死為鬼不亦宜乎

孝經說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

為名氣唯嗑吸取芸動為義

太微靈書師言欲求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

分別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

神皆可使役也七籤人有三魂一爽靈二胎光三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胎光延生爽靈益祿幽精

絕死七魄者尸狗伏夫雀陰非毒除穢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也

哀談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得奏免或問當此時心神自覺如何

云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纔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鬼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影

莊子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而逃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僉載寶曆中有玉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

影亦為此古蠖蝮短狐踏影盡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灸人

影治病者

雜俎道士郭米真言人影數至九爇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一

乳

楊妃外傳楊妃出浴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明

皇捫弄曰軟柔新剥鷄頭肉安祿山在傍對曰潤滑由來塞上

酥妃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宛委餘篇云文王四乳宋范鉉百常父子我朝倪文信謙俱四乳余按蕭子顯齊書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

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不言乳生兩腋下而云兩腋下生乳是腋下兩生乳也敬則其亦四乳乎

恩怨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女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

亡國以一壺食得二人者

莊子鄭人緩也誦咏裘氏之地三年而緩為儒河澗九里澤及

三族文粹鄰斗極之光
輝倚天漢之波濤

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欲

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

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軍為晉軍所圍皆推鋒

爭死遂脫穆公反生得晉惠公楚莊王賜羣臣酒燈燭滅有人
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

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
絕纓者不惟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
一人常在前王合五獲首惟而

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

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不還

問何市而還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

大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君為之喜

張儀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貪無行答之

後儀相秦為文檄告楚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

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樂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有德必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

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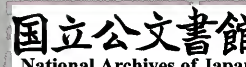
潛夫論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

從容曰天下誰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因對曰莫若太

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嘗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位遂致通罪而至於餓死故鄧通之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 自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曄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惟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刑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書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塵疾戈而伐我乎

世說曹操以孔融與却慮有隙以書激厲融報曰猥患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嘗陳其功羨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自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損之於已猶蚊



畜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
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欒堅而無
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欲為故吏融所
推進趙衰之援卻穀不輕公叔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
脩好如初

韓愈復讐議

子復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

左齊襄公將復

讐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雖百世可也禮記父母
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周禮調
人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父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仇避下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又見諸信史不
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
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

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
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浸
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明術之士得引經而
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
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也公羊傳曰父
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
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車憾且
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
和辭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可解

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譽未忘也

聞見錄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

判狀尉李昭言戲云似君人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

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

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

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郃川絹綱至見公愧

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范睢一飯之恩不忘睢

注平生緣髮恩怨無不報者

禍福

國策陳軫曰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

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

史記鞠武謂太子丹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為資怨而助禍矣朱

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

世事母望之主亦可以無母望之人乎

淮南子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

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

馬墜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

惟子以跛故得免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又無故而盲其牛復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歸田錄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
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邦人大難有告禁卒欲倚儼為亂者密使
麾兵披甲衣袍伏廐下暮令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闔無
一人預知者命儼入先令馳騁於中 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
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刀即席誅之勦卒屏屍亟命灰
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慶史李廣曰吾為廣西守恙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恨以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李廣
不封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不亦
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即至陵自彌虞庭而李氏庚
滅其報豈不顯哉

疾病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
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果愈

晉書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頓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

若此令人短氣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

頭痛一男持弓矢主射胸腹

故心痛徙掘骸骨家中並愈

梁沈約久居端揆有志台司武帝不用乃以書與徐勉曰開年
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春
起居行止努力祇事時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
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毘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帶常移
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坡詞多病休文今損瘦不堪金帶更

垂腰代醉泰和歐陽文莊德父三十喪妻無子病死其弟孫奇
棺中以手拍之僧報其弟再娶生
文莊以太常卿封果七十一卒

唐書社審言疾甚宋之問等往省候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

然吾在厭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詩話云有病
瘡者子美曰
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
誦之瘡癒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攔拂手提鉞還
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瘡此未必然
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觀子美有詩
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忘
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翰林雜志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願不憚移疾不出朝
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
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筆談世有奇疾者呂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

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

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

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懇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

盡一竹櫃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饑復如

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瀕啖物猶

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齧啖繩有

美行博學有文每為之哀傷

談叢秘書丞張錡嗜酒得奇疾中
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袴

隨筆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

按上古之時草居靈宿恙噬虫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子

非為疾也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
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調
病之義

代醉編小候之山明潭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有鳥如鳥而
白文名曰鵲鷄食之不澇注之不黠目也

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其鬣飛食之不眴目

陰山少水出焉中多彫棠葉如榆而方其實如赤菽食之已聾
符禺之山有木名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

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靡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瘕

其棗之山有草葵本而桑葉黃華而莢實名曰澤可以已瘕

有獸如獸鼠種而文題其名曰斃那食之已瘕

丹薰之山有獸如鼠而莩身音如律大以其尾飛名曰再鼠

之不昧大腹也
見禪倉

單張之山有獸如豹而長尾人首牛耳一目名曰諸捷行則銜

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如雉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鶴食之已

噬痛可以已痢

哀逝

左傳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

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後漢書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

知命將終有頃寢疾及卒自郡守以下常受業者緣經赴會千

餘人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
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者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鷄

注酉今太歲在酉
吾疾殆不起乎

世說孔埴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
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趙峻初名嘉生
御史臺因名嘉卿
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乃遺命勅兄子曰可致一員石於吾
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其何其後疾
瘳

王濟冲為尚書令看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
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墟竹林之遊亦預其末
自嵇生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
河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塋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

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釋名死者漸也消漸也謂侯曰
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

不祿不復食祿也漢以來謂
死為物故故皆就何故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
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
莫賞中心蘊結予其亡也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悲
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慟哭而去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疾篤
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
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云代死者以已年有
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

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張恩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吳志鄒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之實獲我心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適正神峰標映

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銘

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

信非虛說

梁簡文為侯景幽繫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績立身

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

於此命也如何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

先生也向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

三十國春秋蘇韶卒後從弟節晝見韶節因問幽冥事韶曰

回卜商見為地下修文郎

唐李商隱長吉傳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

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

歛下榻叩頭言阿嬰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

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嗟管之聲杜牧序其

詩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荒虛誕幻也

前定錄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

日晨起中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

尚多妻聞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言行錄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居處

考索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

壯則宮室之設尚矣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注

旁三門者天子十二門月令毋出九門先儒以天子外門四關

門也遠近之與國門也內門五曰臯取臯緩義詩註在外最遠曰庫曰雉五

為雉蓋城雉之制在馬周禮曰應發政以應物爾雅謂之正門曰路大也大

書謂之畢門又謂之禁亦雉門是也漢都城之門見於三輔黃圖者凡十

有二清明宣平西安直城霸城等西安舊謂龍樓宣平又謂東都霸城又謂青門東漢雒陽城門亦

十有二上應月位中東惟列上西惟成開陽平城已午順方廣陽上苑周于子亥李左營為第漢示

尖宮有金馬青鎖兩門建章宮之門曰闔闔亦曰璧門未央長

樂甘泉諸宮皆有司馬門武帝置酒甘泉北宮令董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若乃

啓南端之特闢而端門之名顯建冰室之謚門而謚門之名彰

雲龍神虎之門又列于陽德殿之東西是蓋後漢之制而見於

張平子之賦東京者也唐之京城左河華右隴底前終南後九

慶南三門曰承天長樂永安若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

承天門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

視朝焉蓋古中朝也又北曰兩儀其內曰兩儀殿當日聽朝而

視事焉蓋古內朝也大明宮在禁苑之東正南曰丹鳳門內正

殿曰含元殿開元時玄宗東至於此而聽朝也其北曰宣政門門內曰宣政殿

東曰日華門東門下省西曰月華門西中書省 宋朝之宮門曰宣德曰左右掖曰

東西華門曰左右景德門此皆門之可考者也周禮垂法於象

魏先王之時門皆南向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顏師古以

為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

亦在北馬蓋出於何厭勝之術非古典也三輔黃圖以為未央

有玄武蒼龍二闕其東闕北闕歟漢之建章宮則有鳳閣負闕

別風巉嶢之闕其泉宮則造赤闕於南以象方色後漢亦建象

魏之兩觀見於張平子之賦者皆其觀闕之可考者也合宮作

於黃帝斷牟宮作於秦穆棧陽宮作於秦昭王萇陽宮作於秦

文王阿房宮則作於始皇若西垂若平陽若橐泉若梁山若林

老皆所謂秦宮也始皇宮曰興樂而漢高脩飾之以為長樂宮

故孫通朝儀朝十月者即此地也其後太后常居之曰長樂宮

宮則高帝與諸將言劉項得失之地曰沛宮則高帝召父老歌

大風之地自後宮室之盛莫過於武帝曰龍淵宮因救河而作

曰宣防宮因塞河而作甘泉宮一曰雲陽武帝因秦離宮而增

廣之蓋黃帝以來園丘祀天地之地漢受計及諸侯朝者皆在

此也楊雄作賦以風成帝所云石關封巒鳩露寒棠藜師得

遊觀屈奇瑰偉其奢麗為何如其泉賦序武帝復增通天高光

擊祛遠則石關云云瑰偉非木摩而不彫墻塗而不畫周宣所

考盤庚所遷夏甲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矣非

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

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

建章宮本於越巫厭勝之說東方朔有言曰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為千門萬戶其奢麗又為何如

若明光若首山若交門若桂宮又皆文帝之所作者又有曰萬壽者武帝所造宣帝幸之有神雀之瑞曰步壽其他宜春宣曲述于子虛之賦黃山池陽見於方朔之傳以至長湯五柞回中大臺竹宮址宮之類亦皆散見於書史若三雍宮者所謂明堂靈臺辟雍也明帝即位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其禮盛矣後漢之宮有曰南宮曰大駕則作於光武曰北宮則作於顯宗而南宮則圖二十八將者也東晉之宮或咸和新宮則成於王導太原新宮則作於謝安元魏之宮曰金墉則作於孝文以為遷洛之地也唐天子所居之宮曰太極則以大內目之曰大明則以東內目之曰興慶則以南內目之大明創於貞觀始謂之永安改謂之蓬萊興慶創於玄宗

而因乎藩邸至武德而易之以大安武德以舊第為武功宅而其後易之以慶善正觀以隋之仁壽宮為九成宮而其後易之以萬年開元置溫泉宮於驪山而其後易之以華清其他如太和仁智之造於武德玉華翠微飛山襄城之作於正觀合璧之作於顯慶紫柱之作於儀鳳奉天之作於永淳啓聖之作於開元而通義宮者則武德以舊第為之躍龍宮者則武德以奉義監為之而唐又有宮曰長春此皆其宮之可攷者也西漢之殿在長樂宮者則曰臨華曰神仙其在未央宮者則曰清涼曰宣室曰長年曰玉堂曰麒麟曰白虎若承明則為著述之所若金華則為講授之地以至武臺通光之名曲臺宣明之號神明高門昭陽之屬皆其殿之列於未央宮者若明光殿則作於杜宮

函德殿則作於建章宮鳳凰殿又宣帝叶其嘉瑞而作者也光武即位之初車駕入洛幸南宮却非殿遂以定都又作南宮前殿而顯宗亦有德陽之作其他如含德章臺天祿宣明之類紀於張平子之賦者皆東漢之殿也唐室之殿若太極者則見之於洛陽宮以至慶善宮之有披香而椒風披香見於孟堅之賦則漢已有此名開元鶴鶴集白虎庭木則是唐亦有白虎之號矣宋朝之殿以文德爲正而復有大慶紫宸集英在景德則有玉宸殿即偃息之所而聚書在景祐則有崇政殿以賈昌朝揚安國等爲崇政殿說書皇祐中以邇英後殿爲隆儒明道中以承明爲端明以端明爲延和慶曆中改文明爲紫宸以延恩爲觀文在治平則有欽明殿命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而廣淵同有三德爲馭臣之柄之說此皆殿之可改者也周之靈臺魯之臺漢長樂宮之鴻臺未央宮之玉樓趙王宮之叢臺武帝之柏梁建章之神明甘泉之通天殿中之蘭臺上林之清臺後漢之靈臺靈臺唐顯慶之講武開元之測景此皆其臺之可見者也漢武帝爲飛廉館明帝則取飛廉以爲平樂館武帝又於甘泉作迎風露寒儲胥之館曰謝熊曰蘭館此其章章若齊之學士館唐之六館宋之三館曰集賢曰昭文史館此皆館之可見者也漢有石渠天祿麒麟三閣皆蕭何所創後皆爲藏書校書講延修史之地唐之閣曰凝暉則常置渾儀於其中曰凌煙則圖畫功臣於其中曰秘書閣曰蓬萊書閣則以爲崇儒待士之所宋自龍圖閣而下皆以爲祖宗宸章之地此皆閣之可見者也

至於樓室之制若井幹樓則作於漢武之建章北顧樓則起於
梁之京口花亭相禪勤政務本則唐玄宗作之於興慶焉邊樓
則李德裕作之於劔南宋之樓曰紫雲則藝祖與趙普等議論
民事之地曰太清則真宗天禧中召沂王觀書之地也此皆樓
之可見者也漢以宣室為聽政之所三輔黃圖曰宣室者未央
前殿正室也漢之人主受釐訪事總攬萬機裁斷庶獄亦皆在
是焉漢百官表有織室屬之少府三輔黃圖以為此室在未央
宮所謂東西織室者若乃凌室亦在未央用以為藏冰焉此皆
其室之可見者也

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宸其內謂之室東西
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
南隅謂之交秩謂之闕棖謂之楔楹謂之梁樞謂之椳楹謂之
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危坳謂之坳墻謂之墉鏐謂之朽樁謂
之椳地謂之黝墻謂之堊墻謂之棧在墻者謂之禪在地者謂
之臬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鷄樓
於也為傑鑿垣而棲為峙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末瘠謂之梁其
上楹謂之稅闕謂之楨栢謂之棗棟謂之桴桷謂之椽楠直而
遂謂之閎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摘容謂之防連謂之篠屋
上薄謂之筵兩階之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
謂之宁屏謂之樹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宮中之
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閣衙門謂之閤門側之堂
謂之塾楹謂之闌闔謂之扉所以止扉謂之閔甒甒謂之甒宮

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路場猷行
道也一達謂之道二達路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七達謂之
劇旁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遊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隄謂之無石
杠謂之倚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宿四
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指南書叙路寢正殿曰法官殿峻
之廊曰巖廊帝庭曰紫庭室中略
曰閭術天子近署曰黃門殿入宮門法曰案籍齒符以銀為承
雷曰銅池宮門銅鑄曰蒼琅棧前軒閣小木曰軒軒宮室梁曰
宮極延容之館曰代舍屋欄棟也曰薨屋翼曰榮疏檻曰櫳門
上板曰軒曰輶軒門楣曰門閭即扉牕曰白間口疏寮曰綺寮
堂下周室曰廊門屋口廡樓殿邊欄楯曰衡丘寢之東西曰廂
東西廂曰个室無四壁曰皇短柱曰雲案重科曰曾櫨榭曰曲榭
榭柱曰楹柱頭曰樽梁上柱曰雲案重科曰曾櫨榭曰曲榭
上橫來拊又手曰枝榭曰梭柱根曰跋角梁下承柱木曰榭角
梁曰陽馬承世之木曰柱曰樂斗拱曰楹榭連簷
曰櫳柁兩重牽口重榭耐重曰胡人蛤粉曰白盛

宮殿

墨子天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
大戡之

釋名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郭璞云宮謂圍繞之記
曰君為廬宮之是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
畝之宮是士庶皆有宮稱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
牆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以金為牆曰天
皇之宮南方以赤石為牆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以黑石為牆
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以黃石為牆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以

黃銅為牆曰地皇之宮

大戴禮周時德澤和洽高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漢書上祠神人於交門若有

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史記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作主運

漢宮闕名長門承光宜春鼓簧黃山集靈長楊望遠昭臺夜光

扶枝祈天通天鼎湖谷口駘蕩馭安南宮北宮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

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室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班固西都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

寧蒞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

衿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裹以藻繡絡以編連隨侯明月錯

落其間金缸銜璧是謂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

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

樓鐵絲綴珎珎青笑瑠璃

樹周阿而生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者椽亦以金刻玳瑁為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

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竹以赤石脂為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翳屏悉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箔瑠璃瑠瑠之象牙為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錯雜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

張衡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

嶺我以茂葉巨雄虹之長梁結芬撩以相接蒂到加於藻井披

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譁曄雕楹玉碣綉櫻雲

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城青瑣丹墀

王勃九成頌高牖六合奔走八神梯霄架極考遺芬於汝上稽

故典于淹中陽靈開避暑之宮景福制追涼之殿洞龍對雷鐵

鳳連處

升庵集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

詩話王建以宮詞名家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事為詳如最

叢洗手透金盃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裡遙看新橘子在前枝得

便承恩又云避脫昭儀不擲虛井邊銜水噴鴉雛內中數日多

呼喚寫得滕王鏡蝶圖

漢長信宮大信宮又各長樂五日一朝長信宮又各長樂

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有舉孝子弟弟身婦者為一輩先上

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巖通呼為殿不必宮中

也說文殿臺之高入者

擊虞決疑要注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平

者以文碑相亞次城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

陛以上殿堂之正者為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為上

則東向者以北為上南向者以西為上西向者以南為上北向

者以東為上也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匍匐席前設筵

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漢宮閣名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明殿朱鳥殿魯城殿宣室

殿永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鈞臺殿合歡殿蕭何

曹參韓信並有殿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神明

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

也

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為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為大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大為泰蓋謬矣

職官分紀施敬本上疏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

以負黼宸居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此面而見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東漢琅邪人著前漢書糾繆曰蔡邕云本為禁

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

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

察視不可妄也升庵集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楚詞五子用失乎家衡音闕所云弄

樓臺

封禪書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分

曰迎年說文樓重屋也樓澤中守草樓也樓有戶牖諸孔樓樓然也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盛夏登之以望四極

奏八音以日繼夜時值亢旱春禱寶異香為屑風作使數百人

於樓上揚之名曰芳塵

晉宮閣名洛陽有鳳皇樓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

又別有翔鳳樓慶雲樓伺星樓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各落星樓吳都賦數

軍實乎桂安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

金華志沈約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詩

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為八詠樓云

晉義熙起入
漢樓黃鶴山

有萬歲樓宋劉義慶置樓霞樓唐上陽宮
有麗春樓浴日樓六朝有朝日樓夕月樓

隋遺錄煬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

倚檻望之勢若希舉又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

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杜牧詩煬帝雷塘路迷載有舊樓誰

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浙人項昇所營上曰使真仙遊其中亦

當自迷也

舊唐書高駢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

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

與呂用之高守一二人授道家法錄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

面莊子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麗譙之間
無徒驪於瑩瑩之宮注麗譙戰樓也謂麗譙而無亮

宮宇記浚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

絢重脩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

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

有客商過海遇風俄抵一所珍器爛然云是樂天之居樂天聞

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處是樓臺中有仙龕開

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浪

傳海山不是吾居處歸則惟歸兜率天

文苑英華崔湜黎園亭子侍宴應制詩云草綠鴛鴦殿花明翡

翠樓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

古今詩話河中鵲樓唐人詩最多惟王之渙暢當時最佳王

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云迥

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梁太祖造五鳳樓于闕有

樓

晏子春秋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勿必矣夫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悞悞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憇焉為之罷長康之後

國語楚靈王為童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令君為此臺人罷財盡穀年而成諸家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

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亦化圖

亭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臺但有時臺固臺也

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妾曰僕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秦人輟行

雲陽記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既殯尸香間十餘里臺雲陽武帝思之起靈臺於甘泉甘宮有青鳥飛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祀招仙人祭太乙云令人升臺以候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行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

表之露之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亦曰候神
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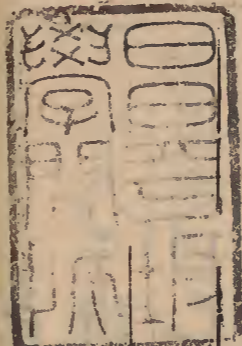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
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襄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墻增三索第茨弗剪米椽弗剖且翟王
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愧

漢書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郊祀
志立井幹樓高十五丈樓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
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建在池中為水所浸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死有諸御已者入見王曰已聞
之上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
百里民之鬻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曰
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遽
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層臺而罷民楚
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
訖無人乎

南史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臺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
食揚無為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半
夜飛香清雖透蓋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花遠公應望歸水經
注固安縣金臺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北十餘步有金臺有
小金臺臺址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柱礎尚存者舊
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

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那
故脩建下都館之南番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



			三〇六〇	漢書門
二一	二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七		三〇六		漢書
函	一	〇	〇	類
〇	冊	架	號	